

社区改造视角下城中村公共空间活力营造分析

文 / 李松凯 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崔开 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通讯作者)

周尧 金乡县土地储备和规划事务中心

摘要: 本论文聚焦于城中村公共空间,从社区改造的独特视角出发,剖析其活力营造的关键要素与现存困境,并针对当前城中村公共空间所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活力营造策略,旨在为提升城中村公共空间品质、促进社区有机更新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

关键词: 社区改造; 城中村; 公共空间; 活力营造

【DOI】10.12254/j.issn.2096-6539.2025.09.044

引言

城中村是指身处城市建成区内,却在土地权属、管理体制、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仍保留着浓厚农村特质的聚居区域,城中村曾作为城市周边的乡村,随着城市边界的飞速扩张被逐步包裹进城市的躯壳,但旧有的肌理并未被彻底重塑,由此形成了一种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独特空间形态。在行政区划上,它们名义上归属城市管理,可土地性质大多依旧是集体所有,与周边纯粹的城市国有土地区域泾渭分明。从文化角度来看,城中村承载着厚重的乡土文化与习俗,祠堂、庙宇等传统建筑偶尔可见,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那些古朴的民俗仪式依旧有条不紊地延续着,成为城市里一抹别样的乡土风情,与都市流行文化遥相呼应,维系着原住民的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现代文明产生着观念上的摩擦,城中村的活力营造至关重要,有利于传承城市文脉,优化城市空间。

一、城市公共空间概念

城市公共空间承载着多元且复杂的功能与意义,以开放共享为核心特性,泛指城市范围内面向全体社会公众开放、不受私人专属限制,可自由进出并开展各类合法活动的空间集合。城市公共空间类型丰富,城市道路系统是线性的公共空间,它不只是交通的通道,更是串联城市各功能区的纽带,其布局规划影响着城市的可达性与流动性,街边的步行道、绿化隔离带、路灯设施等附属元素,进一步拓展了道路空间的公共属性。而广场作为块状公共空间,常布局于城市中心或重要节点,是城市形象的集中展示窗口,具备集会、庆典、休闲漫步等多功能用途,其尺度、界面与地面材质等设计要素关联着人群活动的舒适度与参与度。公园、绿地则引入自然要素,塑造出静谧、生态的公共氛围,水体、植被与地形地貌相互配合,给予市民亲近自然、舒缓身心的休憩之所。

二、社区改造相关理论

(一) 有机更新理论

有机更新理论由吴良镛先生提出,该理论摒弃过往大规模推倒重建的粗暴方式,秉持“循序渐进、审慎更新”的理念,把社区看作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社区中的建筑、街巷、公共空间等要素,犹如生命体的器官,各自承担

功能且相互关联。在改造时,尊重既有社区的空间肌理、历史脉络与人文特色,通过小规模、分阶段的调整优化,为老旧社区注入新活力,如北京菊儿胡同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保留四合院式的布局特色,对院落空间适度拆分重组,植入现代化的厨卫设施,既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又传承胡同文化,让社区在温和蜕变中重焕生机,实现物质空间更新与文化延续的平衡。

(二) 社区发展理论

社区发展理论聚焦社区内生动力的培育,强调居民自助、互助与合作,其认识到社区居民是改造核心主体,外部力量只是辅助。居民们因共同居住环境、相似生活诉求而集结起来,自发组建各类社区团体,先是盘点社区资源,挖掘闲置空间、传统技艺等潜在财富,再共同谋划改造策略,如社区妇女组织利用闲置民居开设手工坊,既传承民俗手艺,又创造经济收益;邻里合作清理废弃空地,将其打造成共享花园,借由居民深度参与,社区凝聚力增强,后续的设施维护、活动运营也更具持续性,从根源上驱动社区朝良性方向发展。

(三) 新城市主义理论

新城市主义着眼于城市与社区尺度的人性化构建,批判郊区化蔓延带来的社区隔离、公共空间匮乏等弊病,在社区改造上倡导高密度、混合功能布局,重拾传统邻里关系,以紧凑街区取代松散布局,让住宅、商业、公共服务设施相邻而设,居民步行几分钟就能满足购物、就医、休闲需求,减少对私家车依赖,也增添街头活力。公共空间设计注重人性尺度,广场、街道营造舒适氛围,鼓励居民走出家门社交互动,重塑亲近宜人的社区生活场景,给予社区改造规划层面的高效指引。

(四) 参与式规划理论

参与式规划理论打破传统自上而下的规划权威模式,赋予社区各利益相关方平等发声权,居民、商户、社区组织不再是被动接受改造方案的对象,而是全程参与规划制定。前期调研阶段,各方倾诉需求、痛点;方案设计环节,共同出谋划策,甚至绘制草图;决策时刻,通过社区大会、网络投票等形式抉择方案。这一理论确保改造契合民意,消除抵触情绪,提高实施效率,居民全

程参与选址、筹资、设计，方案得以快速落地，也因民众参与，后续使用管理也井然有序。

三、目前城中村公共空间所存在的问题

（一）空间活力现状

城中村公共空间整体布局杂乱无章，建筑密度过高，挤压着公共空间。狭窄蜿蜒的街巷毫无规划逻辑，不仅让外来者极易迷失方向，也限制了本地居民的日常通行效率。其次，城中村公共空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难以形成连贯、开阔的活动场地，广场、绿地这类本应聚集人气的区域，常因周边违建的侵蚀，显得局促又逼仄。再者，城中村公共空间缺乏层次感与序列感，没有合理的动静分区，孩子玩耍、老人休憩与车辆穿行相互干扰，人们很难惬意地长时间停留，使公共空间时常冷冷清清，沦为单纯的过道，难以激发起应有的活力氛围，居民日常交往、休闲娱乐的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二）生态活力现状

城中村公共空间绿化严重不足，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棵行道树，大面积硬质地坪占据主导，缺乏草坪、花丛、树林构建的生态景观，无法为鸟类、昆虫等生物提供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几近于零。水体更是不容乐观，不少城中村存在污水横流现象，露天的排水沟散发着恶臭，既污染环境，又影响周边居民生活。此外，雨水收集、净化与利用系统近乎空白，每逢暴雨，内涝频发，而旱季时又无水可用。同时，空气流通受阻，高密度建筑和狭窄街巷困住热气与浊气，难以形成良好的通风廊道，致使局部环境闷热、空气质量差，整个生态系统处于失衡、低活力状态，无法给居民带来清新、舒适的户外体验。

（三）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现状

一是平日里居民大多各自忙碌生计，邻里之间交流稀疏，缺乏社区组织引导大家开展集体活动，公共空间没有也定期的庆典，传统节日也只是简单应付，民俗文化逐渐式微，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的认知愈发淡薄。二是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后，文化差异未得到有效调和，不同群体各自为政，没能在公共空间碰撞融合出新的社区文化，社区凝聚力的缺失让居民缺乏对公共空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公共空间不再是社交和传承文化的温床，沦为被遗忘的城市角落，进一步加剧了社区关系的疏离与文化传承的断层。

（四）设施活力现状

第一，城中村公共空间基础休憩设施破旧不堪，长椅缺胳膊少腿，无人维修更替，居民想坐下歇脚都困难，而健身器材更是少得可怜，仅有的几件也是锈迹斑斑、损坏严重，无法正常使用，老人小孩缺乏日常锻炼的硬件条件。第二，照明设施也昏暗无光，夜晚街巷黑灯瞎火，安全隐患极大，居民早早便不愿出门。第三，环卫设施严重不足，垃圾桶分布不均且常常满溢，垃圾随意堆积在角落，恶化环境卫生，且公共厕所数量稀少、卫生条件恶劣。最后是商业设施档次低、业态单一，多是简陋

小卖部，难以满足居民多元消费需求，这些毫无活力的设施，让公共空间失去吸引力，居民使用频次越来越低。

四、社区改造视角下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原则

（一）多样性混合原则

城市公共空间应契合居民复杂多变的生活需求，功能的多元整合首当其冲，将休闲、娱乐、商业、文化等功能交织一处，打造一站式体验空间，如在一个公园周边既布局露天咖啡馆、特色小吃摊，满足人们休憩进食需求，又设置小型画廊、露天剧场，赋予文化艺术滋养。同时，空间形态也需多样，从开阔广场到幽静小径，从硬质铺地到软质绿地，不同尺度、质感的空间交替为各类活动提供适配场地，广场内部也可以展开大型集会，绿植环绕的角落可设置私密交谈区，工作日有便民市集，周末办主题音乐会，让公共空间工作日与休息日皆有亮点，吸引全年龄段、各阶层人群频繁涉足，让公共空间时刻充满人气与活力，避免沦为单调乏味的闲置场地。

（二）生态持续原则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选址与布局要顺应自然肌理，规避破坏原有生态系统，尽可能保留山体、水系等自然要素，依山就势规划步道、观景台，让人工设施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应用绿色技术推广太阳能照明，收集雨水用于灌溉绿植，减少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可选用本地植物品种，因为其适应性强、养护成本低，还能为本地昆虫、鸟类构筑栖息地，修复区域生态链。生态化的公共空间可自我调节微气候，减轻城市热岛效应，为居民提供健康、舒适的户外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障公共空间的持久生命力。

（三）开放共享原则

开放共享原则要求消除一切不必要的阻隔，边界应通透、入口需醒目，无论是城市主干道旁，还是社区深处的公共空间，都能让市民轻松寻得、自由进出，无障碍设施也应齐全，保障残障人士、老人儿童平等享有空间权益。信息传播上要求借助网络平台、社区公告栏，及时推送空间活动安排、设施更新信息，让民众知情权得以落实。并且，运营管理模式也要开放，鼓励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空间维护与活动组织，形成共管共治局面，当公共空间真正成为全民皆可触及、皆能发声的领域，归属感与主人翁意识会驱使民众频繁使用、悉心呵护，空间活力便能源源不断被激发。

（四）社会文化融合性原则

社会文化融合性原则要求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脉络，将传统技艺融入景观小品、建筑装饰之中，以文化墙讲述城市变迁故事，唤起居民集体记忆，强化文化认同感。公共空间还是不同社群交流碰撞的平台，设计时预留多元社交场景，既有容纳大型民俗节庆的开阔场地，也有供小众文化沙龙的私密空间，外来移民能带来新文化元素，本地居民传承旧有文化，彼此交融，消弭隔阂，在共享空间里凝聚社会共识，让公共空间充满人文温度，为社区改造注入深厚内涵与持久动力。

五、社区改造视角下城中村公共空间活力营造提升策略

(一) 优化空间布局

需要梳理杂乱街巷，拓宽主要通道，构建连贯步行网络交通，让居民与访客能顺畅穿梭。再者是需要合理规划公共空间层次，打造从邻里小广场到社区中心公园的多级体系，提升空间的开放性与辨识度，并设置清晰的导向标识，融入数字化导航元素，助力人们精准定位想去的地方，如广州的猎德村改造，将过去狭窄难行的小巷拓宽重整，新增多条景观步道，与珠江边步道无缝衔接，并在沿线设置醒目指示牌，让人们可轻松到达至江边公园、古祠堂等公共节点，步行体验的改善吸引居民频繁走出家门，公共空间利用率大幅跃升，社区氛围愈发活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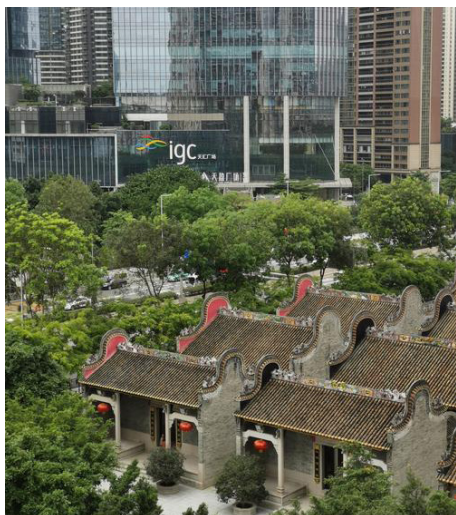


图1 广州猎德村城市改造

(二) 丰富功能业态

在城中村公共空间改造时应植入休闲娱乐设施，可以设置小型露天影院、亲子游乐区，同时融入文化场所，建造民俗文化馆、社区书房，并搭配便民商业，开设特色咖啡店、生鲜小店等。再者，不同功能之间应相互嵌套以满足各年龄段、各阶层需求，如纽约的高线公园曾是废弃铁路，改造时保留了工业遗迹，并将其融入景观步道、艺术画廊、餐吧等多元业态，周边居民白天来此遛娃、欣赏艺术，夜晚在餐吧小聚，游客也慕名而来，曾经的荒芜之地变身热门打卡地，功能的多元复合成就了它的高人气与活力。

(三) 提升环境品质

应加强环境卫生治理，增加保洁频次，垃圾分类处理，也应优化景观绿化，选用本地植物打造四季有景的绿植群落，还应修缮老旧建筑外立面，统一色彩风格，塑造整洁美观形象。如新加坡的达士岭组屋区，在改造时注重对环境的雕琢，精心设计楼间绿地，增加绿植的层次，并加入了自动灌溉与清洁系统维持环境清新，焕然一新的环境使居民乐于户外休闲，社区凝聚力在舒适氛围中稳步提升。

(四) 凝聚社区共识

其一，城中村公共空间改造时可以预留开阔集会场

地，定期举办民俗节、邻里市集，并通过搭建线上社区平台方便居民之间交流兴趣和发起活动。其二，设置互动式景观小品，可以增添公共棋局、涂鸦墙等鼓励即兴交流。例如，成都的猛追湾社区，改造后打造了滨水广场，常办夜市、音乐节联合线上社群同步运营，让居民在活动中熟络起来，老人组队下棋，年轻人分享生活，极大提升了社区向心力。

(五) 传承地域文化

第一，要系统普查与梳理文化遗产，组建专业团队深入社区，对古建筑、老物件、传统技艺等进行全面盘点，建立详细档案。第二，修复与再利用文化地标，重点关注古祠堂、旧庙宇、古牌坊、老戏楼这类濒危建筑，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最大程度还原风貌，将其打造成小型博物馆、民俗文化馆，以实物、图文、多媒体结合方式，原汁原味呈现村史脉络，成为文化传承的实体依托。第三，民俗元素融入景观设计，不仅是小品、路灯，地面铺装也可以用本地特色图案，而且在公共空间命名上融入方言词汇、古老地名，唤醒居民儿时记忆。第四，鼓励传统手工艺传承，设立社区工坊，定期举办技艺培训班，吸引年轻人学艺，还可组织手工艺市集，给手艺人展销平台，让公共空间处处弥漫文化气息，滋养居民精神世界。

结语

社区改造视角下的城中村公共空间活力营造是一项兼具复杂性与深远意义的工程，通过对空间布局、功能业态、环境品质、社交互动及地域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策略的践行，城中村有望打破公共空间的沉闷现状，重塑生机与活力，让居民重拾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未来，随着城市的持续发展，新技术、新理念会不断涌现，应持续关注居民需求的动态变迁，灵活融入智慧城市、绿色低碳等前沿元素，进一步优化公共空间，相信秉持科学合理的改造思路，城中村公共空间将彻底蜕变，融入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宏大叙事，绽放独特光彩。

参考文献

- [1] 陈龙举, 邹萍, 朴婷姬.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民族地区城中村治理创新实践与路径分析 [J]. 广西城镇建设, 2024, (11): 39-44.
- [2] 林桂楨. 创新城中村治理的“集美模式” [N]. 厦门日报, 2024-11-07 (A02).
- [3] 毕悦媛, 徐基云, 钱禹. 基于文脉传承视角下的城中村商业空间更新研究 [J]. 山西建筑, 2024, 50(22): 39-41+63.
- [4] 龚韬略, 李孟顺. 探析社区改造视阈下城中村公共空间活力及其影响因素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 [J]. 中国艺术, 2024, (05): 38-47.
- [5] 于思涛, 孙洪涛, 关崇伯, 等. 基于 sDNA 的城中村公服与路网布局相关性研究——以沈阳市皇姑区文官村为例 [C]//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合肥市人民政府. 美丽中国, 共建共治共享——2024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20 乡村规划). 沈阳建筑大学, 2024: 9.